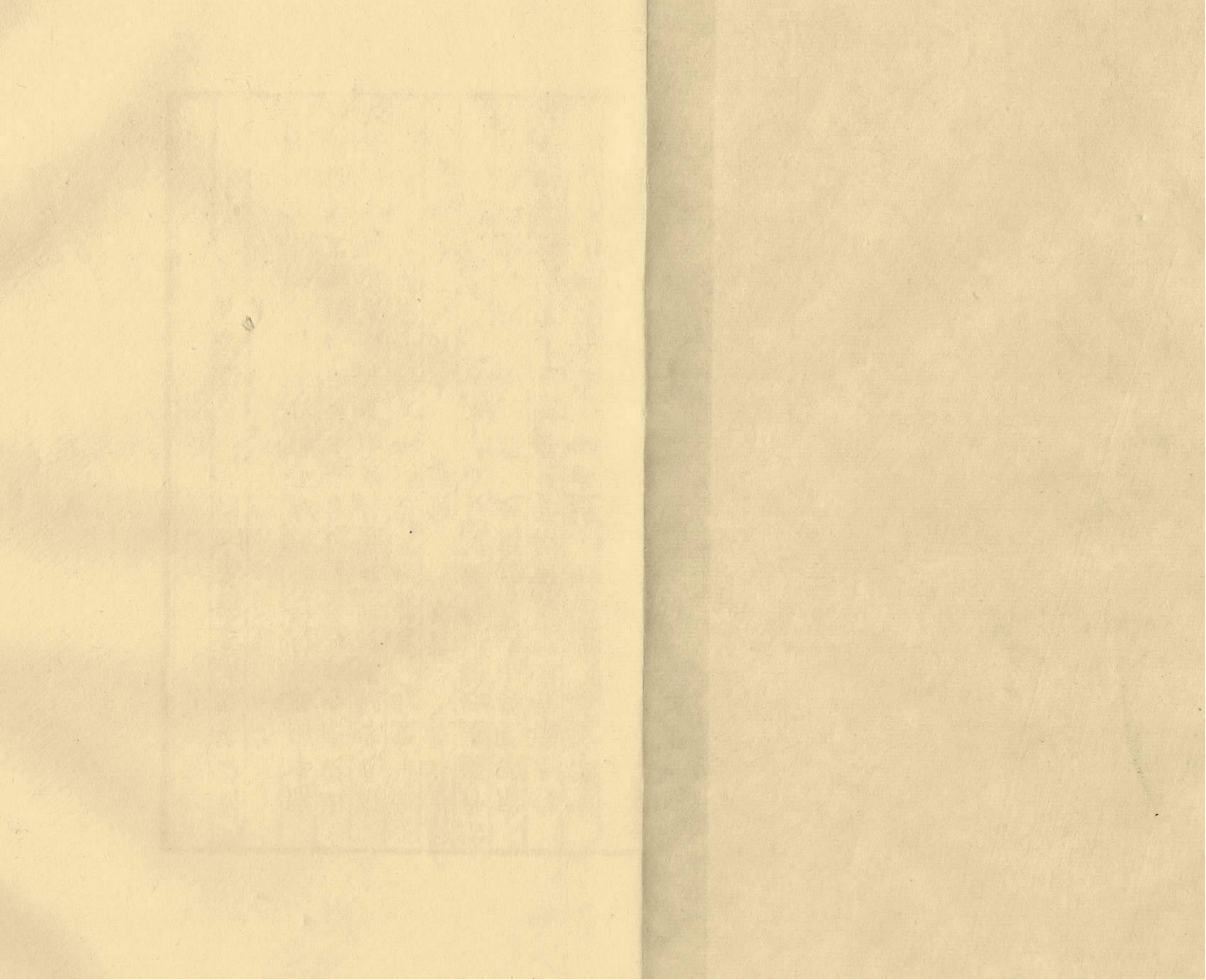


金史

三十九



金史

列傳七十

儀同司上柱國錄軍國軍書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奉

逆臣

秉德 本名乙辛 唐括辨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

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 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以勸

列傳

三百五十三

史百三十二

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乙辛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為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蒲盧虎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懷忿乃與唐括辨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弒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辨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

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厮弒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爲亂既立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十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爲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曾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傳七十
四百五十字

八百三十二

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贊謀妻秉德乳母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溫敦思忠同在行臺思忠贖貨無厭贊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誣贊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帶以口語致怨既死遂并殺其弟特里兀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

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
撒改薨宗翰襲其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
傳其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猛安謀
克還撒改曾孫盆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
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既死其中
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
氏居之徒單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爲佛寺

唐括辯本名斡骨刺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
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
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

傳七十

金史百三十二

三

海中

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
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踈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
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
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
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
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
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
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
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弒熙宗
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緡

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遷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饌衆皆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忤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爲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橫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已降爲庶人以辯與弒逆不許言本名

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即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弒熙宗海陵即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鐵綃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烏帶妻唐括氏淫泆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帶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

葛王乎海陵以爲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
猛安謀克授烏帶進右丞相烏帶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
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戶謀克
及其子婦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
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
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
空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
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爲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爲烏帶哀
傷使其子兀荅補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爲王仍詔有司
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爲道途費納唐括於宮中封貴妃兀
荅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撤改曾孫以
阿魯補謀克授兀荅補終同知大興尹子瑋本名烏也阿
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
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
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
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
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興國廼
可伺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
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旣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

召至卧内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我我深以爲憂柰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

傳

四州二

全史百三十二

六

何元

刀不得遂遇弒海陵既立以興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再賜興國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馳車一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廁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爲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弒逆逋誅至今爲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時有戰功領謀克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皇統九年阿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弒熙宗欲得二人者爲內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

傳七十

金史卷三十二

七

特私著

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木斯刺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刺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爲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木斯刺焚其尸投骨水中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復爲河間尹改臨洮

尹入爲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爲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傳七十

金史百三十二

四百四十六

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殺之既即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之以憂解職起復爲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爲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爲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爲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寧德宮宮徒單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禿剌幹盧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

八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師恭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撒八師恭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刑繩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滅蕭秃刺蕭曠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為庶人師恭以預弒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
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秃刺蕭懷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曠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

傳七十

金史百三十二

九

條仁

從之人以氈紙為甲易與也忽土等懼怯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渾坦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黑闌刺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授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弒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為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為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居二年海陵召貞勗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

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即日解點檢職仍爲大興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田里矣逾月復爲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潘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奕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

列傳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徐仁

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爲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皇太子妃除貞爲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贓鉅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停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

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刺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勅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爲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爲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宗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猛安不稱駙馬都尉

傳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傳

再徙臨潢尹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辯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言以妻殞裕老僧以反誅至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籍恩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諸孫俄而興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魯國公父婆廬火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陀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興國終爲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成弒逆者老僧爲之也海陵旣立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爲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論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李迭三罪伏其一已

見缺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爲易州刺史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隼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羣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弒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爲之扼掣皆出于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

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群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如辭不失特思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

轉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甌里本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

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幹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琬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

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窩斡
斡殺榮詔追贈榮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
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群牧鎧甲詔從之每群
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
久之罷爲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
鶻廐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
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
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弒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
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
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錄用之今弒海陵者以爲
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
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
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
府祗候郎君元宜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寶祗
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習涅阿
補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曰齊人弒其君商
人嗟乎弒舍者商人也弒商人者郟歎閻職也海陵弒熙
宗完顏元宜弒海陵商人之弒也郟歎閻職去之海陵之
弒也元宜歸于世宗郟閻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

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予賞者也况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徙東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鷹坊使拱衛直指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刺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歐傷移刺保詔的決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踰年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爲簽樞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旣而赦之出爲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爲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爲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涑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爲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戶已三世矣文昭孫勅詆廷實爲奴及妄訴歐詈警巡院鞠對無狀法當許本貫勅許于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勅廷實不從

還涑水執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
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
郎粘割合荅推問炳合荅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
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
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歐詈同僚
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麤人似
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
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
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爲山東
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
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
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
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禦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謀克
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
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三
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
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
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

千搏戰遏宋舟兵遣副統移刺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
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
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
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
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
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
府復爲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
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遯去衆遂潰行次蔚州
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私人
入紫荆關杖殺涑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

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
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
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
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
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
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
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翫法行事
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
縣令屯駐媯川乞移內地其謀畧槩可見矣欲使改易前
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

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單鑑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瑾跪奏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侍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刺謀作亂是時

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

傳七十

金史卷三十二

十九

屠瑞德

軍事執中方飼鷓鴣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繕陽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遽召漢軍

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單錫也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扞鑊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刺及軍官軍士大興府輿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顏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刺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

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爲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除濮王傳兵部侍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爲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刺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賜紫結銀鐸車戊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奧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

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

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紂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絰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紂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紂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寧軍節度使烏古論奪刺真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陽府事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

傳作

卷之三十二

三

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鄆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鄆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

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礫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傳七十

一百九十四

金史百三十二

二十三

章子原



傳第七十

